

論粵方言中*tɕ系聲母對i介音的影響

陳 義 彤*

提 要

本文著眼於聲母對韻母的影響，提出粵方言i介音消變的一種方式，兼論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在粵方言裡的變化。前輩學者多認為粵方言普遍缺乏介音跟侗台語的影響有關，本文則旨在指出粵方言部分i介音的丟失跟莊組曾念*tɕ系聲母有關，以致莊組三等字在捲舌聲母對i介音的排斥下轉變為洪音韻母。本文比較了能跟莊組相拼的三等韻在各次方言的讀音，發現它們的韻腹往往異於同一古韻來源的精知章組字，從兩類的差別可知莊組字的韻腹沒有發生過前化、高化。

本文 107.08.20 收稿，107.12.21 審查通過。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本文原題〈也談粵方言i介音消變的一種可能〉宣讀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第47期《中國文學研究》暨第37屆論文發表會。寫作過程中得到李存智先生、發表會討論人陳彥君學姐、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使拙文得以更加完整，特此感謝。

DOI:10.29419/SICL.201902_(47).0004

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在漢語方言裡往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本文一方面從聲母對韻母的影響得到啟發，一方面又參考四邑方言精組的塞化音變，以及歷史文獻的記錄，認為粵方言早期有過「精：莊：知章」的對立，而各地次方言都可從這個格局得到解釋。

關鍵詞：粵方言、捲舌化、i 介音、精知莊章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Zhuang* group on -i- head in Yue-Dialects

Chan Hei-to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focus on the effect of the *Zhuang* group on the finals in the Yue-Dialects. I recommend the -i- losing in the Yue-dialects was caused by the retroflex sibilant of *Zhuang* group. By compar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Zhuang* group and *jing*, *zhi*, *zhang* group in the third division, we found out that they were different. *zhuang* group had a special sound feature, as their vowels were lower and backer.

On the other hand, by using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o compare the written records and the modern Yue-dialects.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explain the changes of *jing*, *zhi*, *zhuang*, *zhang* groups. Modern Yue-Dialects have two types of sibilant consonant groups: Guangzhou type and Taishan type. But all the different were star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jing* ≠ *zhi* & *zhang* ≠ *zhuang*’, they reflect the sound changes steps by steps.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Keywords: Yue-Dialect , sound changes , retroflex affricate

論粵方言中*t_ɕ系聲母對i介音的影響

陳 義 彤

一、前言

粵方言的介音問題向來都是熱議所在。高元音i、u、y在現代漢語方言中能作為介音出現，根據它們的有無可將韻母分成開齊合撮四呼，如北京話四呼俱全，而梅縣話則沒有撮口呼。但廣州話則只有u能以介音的身份與跟舌根聲母相拼，其餘情況下它們都只作為韻腹或韻尾，又由於u只和舌根聲母k、k^h相併，為追求音系的簡潔，可將u視作聲母的一部份，立kw和k^hw兩個聲母，另外又由於i介音只拼零聲母，所以介音i和u也能歸入聲母系統，標作j、w聲母。

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廣州音系設不設介音i的癥結在於三等韻在粵方言有消變的趨勢：*i或轉化為主要元音，繼續保持細音的性質，如宵韻「燒」廣州ʃiu、封開siu，但台山siau；*i或失去影蹤，韻母由細轉洪，如清韻「清」廣州t^hɛŋ、台山t^hen，但封開ts^hiŋ、廣寧ts^hiɛŋ。但是，即使是那些由細轉洪的韻，它們的零聲母字仍帶i介音，只要今音為零聲母的都保留i介音，如「陽」廣州iɔŋ、封開iuŋ，縱使過去有過輔音聲母，如溪母字「丘」廣州iɛu、南寧iau，¹ 可見是否保留i介音也跟有無輔音聲母有關，可見輔音聲母後不接i介音才是廣

¹ 粵方言溪母字有k^h、h、f、θ的念法。

州音系設不設*i*介音問題的根源。不少學者認為這跟侗台語的影響有關，因為侗台語普遍沒有介音，而且還有長短元音的對立，而這兩種語音情況廣見於粵方言，² 又由於輔音聲母後的**i*介音可說是「無條件」地消失或轉化。³ 但本文的觀點與此無關，我們關心的是**i*-的消失能否從漢語語音史的內部發展得到解釋。

學者早已指出無論從古今比較，或現代方言的橫向比較，粵方言都呈現缺乏*i*介音的特點。例如李新魁指出「在韻母方面，粵語不同於中古音的一大特點是：現代粵方言沒有*i*介音，而中古的三等韻有*i*介音。」又指出「現代粵語的*i*、*u*、*y*在不同的方言點中有不同的地位，表現了不同的組合音段的能力。就廣州老市區及其他一些方言點來說，它們不做介音，但都做主元音。」⁴ 而從現代方言的比較來看，麥耘認為：

不管怎樣，都可以說：缺乏介音（不一定是完全沒有介音）是粵方言一個重要的創新特徵。介音消失的現象在其他漢語方言並不少見，但在各大方言中，整個方言區介音大面積消失的，只有粵方言。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特徵是粵方言獨享的。⁵

² 王福堂：〈廣州方言韻母中長短元音和介音的問題〉，《漢語方言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54-173；麥耘：〈粵方言的音韻特徵——兼談方言區分的一些問題〉，《方言》2011年第4期，頁289-301。

³ 本文使用「消失」、「轉化」的字眼，表示我們認為粵方言過去有*i*介音。邵慧君：〈論粵方言*i*、*u*介音韻母——由粵西方言說起〉，《暨南學報》2010年第6期，頁116-122。邵氏認為粵方言過去和侗台語一樣沒有介音，現在各地*i*介音參差的情況反映目前正處於介音萌芽階段。但實際情況是現在帶*i*介音的韻母都來自古三、四等韻，若*i*介音是後起的話，很難說明古今音之間明顯的對應關係，故我們不同意邵說。

⁴ 李新魁：〈粵方言語音特點探論〉，《廣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頁140-160。

⁵ 麥耘：〈粵方言的音韻特徵——兼談方言區分的一些問題〉，頁297-298。

他特別註明「不一定是完全沒有介音」，可見他並不否認介音在某些方言中尚有保留（或單一方言內部的參差）。雖然這段文字還有指涉u介音，不過u介音的消變在各大方言都有反映，⁶ 並非只見於粵方言，但i介音的大範圍消變卻是粵方言「獨享的」。

另外，前賢也對三等韻在粵方言的演變過程有過不少討論，當中以李新魁的看法最為宏觀。就筆者的觀察，後來的諸家雖對音變過程各有看法，而分作三、四類，但實際不出李氏的範圍。李氏基於粵方言內部的比較，然後以廣州音系為基礎，對i介音的消變提出了兩種演變模式：「i介音主元音化」和「i介音失落」，認為「近代粵語i介音變化的結果是i介音失落和i介音主元音化，實際上是同一個演變過程的兩種不同表現。」指出這兩種變化都源於i介音對原韻腹所起的高化、前化作用，而各地音值的參差反映了這一音變的不同階段：

介音主元音化，這是i介音完全上升為主元音，是變化的終極；介音的失落則是發展的中間階段由於i介音的弱化以至消失，使主元音沒能高化至i元音的地步，在ɛ、e（或ɔ、œ）元音的發音位置上停留下來。⁷

為便討論，我先交代觀察的結果於此。根據相關的語音現象，一些三等韻i介音的丟失跟早期粵語的莊組曾念*tɕ系聲母有關。雖然現代粵方言古莊組字今音都讀tʃ、tʃ^h、ʃ或ts、ts^h、s而跟知章組合流（大部分方言還跟精組合流），⁸ 但我們比較同一三等韻在不同古聲母後今音的念法，發現古莊組字今音韻母往往別樹一格：或與同攝一等韻同讀（如陽韻⁹），或可推測出沒受過i介音影響（如

⁶ 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2006年第4期，頁246-358。

⁷ 李新魁：〈數百年來粵方言韻母的發展〉，《學術研究》1990年第4期，頁70-76。

⁸ 據覃遠雄：〈平話與粵語古莊母的特殊讀音〉，《方言》2008年第4期，頁340-349。粵方言裡也有少量莊母字念鼻音聲母或零聲母，覃文只有尤韻「皺」字在本文的討論範圍裡，但這些例外讀音並不影響本文的論點，詳下。

⁹ 舉平以賅上去入，下同。

魚、虞韻)，所以我們認為部分三等韻*i介音的消失跟莊組念*tʂ系讀音有關。捲舌聲母對前高元音i介音有排斥性，所以中古韻母來源一致的字會因古聲母的不同而今音韻母有洪細之別，古聲母的差異體現在今韻母之中。古音研究裡，諸家都認為莊組是最先捲舌的一組聲母：或是認為在《中原音韻》時完成捲舌，或是中古莊組擬為tʂ類；而現代方言的研究裡，也指出莊組是最先捲舌的一組。¹⁰ 所以我們假設粵方言莊組早期是tʂ類聲母，tʂ類聲母對i介音起排斥作用，也就是說粵方言有一部分i介音的消變應與此類音變有關。

其實，趙彤已指出粵方言的莊組曾是一套捲舌聲母，因為遇、山、宕、止、臻攝字在清初韻書粵方言韻書《分韻撮要》裡的分布如下：

由於莊組聲母早期是捲舌音，使得三等韻母以兩種方式演變：(1) 介音i失落，(2) 主要元音i舌尖化。第一種方式阻斷了主要元音向前、高發展，形成「梳ʃɔ／書ʃy」、「濕ʃan／禪ʃin」、「裝tʃɔŋ／章tʃœŋ」的對立。第二種方式使莊組聲母在舌尖元音前演變為舌尖前音，與精組合流，形成「師ʃɿ／詩ʃi」、「榛津tʃœn／真tʃen」的對立。¹¹

但是趙氏認為章組後來也緊接著捲舌化。原因是他認為捲舌聲母能與i介音相拼，所以章組三等字的韻母才不如莊組字一樣早早失去-i，故同一三等韻還是會因莊、章組的不同呈洪細之別而繼續變化（趙彤認為章組三等字的-i至《分韻撮要》才丟失）。

我們同意趙氏莊組字念過捲舌聲母的看法，但並不認為章組字也曾捲舌化，因為根據粵方言的內部比較，本文並沒有看出章組字的韻母有與莊組字同樣的

¹⁰ 張光宇：〈漢語方言的魯奇規律：古代篇〉，《中國語文》2008年第4期，頁349-361；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言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85-96。

¹¹ 趙彤：〈粵方言語音史的幾個問題〉，《語言學論叢》第52輯（2016年），頁26-40。

「殊異韻讀」¹²。趙文為我們接下來的討論奠定基礎，但由於具體操作方式有異，故結論不盡相同。本文通過粵方言的內部比較，提出新的假設：現代漢語方言屢見的知莊章組三等字轉讀洪音韻，即在*tɕ類聲母影響下古三等字今音不帶i介音的現象也見於粵方言，可知粵方言i介音的丟失並非全然與侗台語的影響有關，據此同時對粵方言塞擦音聲母的演變提出不同的看法。

二、粵方言*i介音的消變方式及相關問題

(一) 三等韻的演變方式

為便討論，以下先列出李新魁有關三等韻變化模式的分類：¹³

表 1		
演變模式	相關中古韻舉例	音變情況
(1) i介音失落	麻	ia>ie>ɛ
	庚	iaŋ/k>ieŋ/k>eŋ/k
	戈	io>iœ>yɔ>œ
	陽	ioŋ/k>iœŋ/k>yœŋ/k>œŋ/k
(2) i介音主元音化	宵、蕭	iɛu>ieu>iu
	先、仙、元	iɛn/t>ien/t>in/t
	鹽、嚴、添	iɛm/p>iem/t>im/p

接下來，我們將簡單回顧各家的討論，然後嘗試從音韻演變的角度出發，捉住變化的起點說明三等韻在粵方言裡的演變大勢，再以演變的目光來檢視前輩學

¹² 「殊異韻讀」一詞乃匿名審查人所指出，特此說明。

¹³ 李新魁：〈數百年來粵方言韻母的發展〉，《學術研究》1990年第4期，頁70-76。

者說法的一些問題，作為下文內部比較的基礎。因為，唯有我們對三等韻的演變方向有基本認識後，才能更好地連繫各方言三等韻主要元音念法的出入。

首先，諸家分類較多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多認為陽韻的變化可自成一類。如施其生認為廣州陽韻 $\text{œŋ}/\text{k}$ 的讀音是「介音與主要元音互相影響，最後合二而一，變成一個新的主要元音」，具體過程體現在廣州新老市區的讀音差異中： $\text{iuœŋ}/\text{k} > \text{œŋ}/\text{k} > \text{œŋ}/\text{k} > \text{œŋ}/\text{k}$ 。¹⁴ 麥耘也認為是「介音和韻腹融合，形成新的韻腹」，¹⁵ 看法一致。而王福堂則是把麻、庚、清、戈等韻跟陽韻的變化都視為「輔音聲母後原有的i介音和原韻腹合音」，看似與李說無二，但實際上王福堂除認為粵方言的三等韻除了有「韻腹高化到i後與介音i合一」、「輔音聲母後原有的i介音和原韻腹合音」兩種變化外，還有「輔音聲母後的齊齒韻失落i介音」的一類變化（祭尤侵真等韻）。¹⁶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祭尤侵真等韻在廣州基本是以 v 為主元音，諸家中唯有王氏將 v 元音化的三等韻獨立成一類看待，下文將提到王福堂認為以 v 很可能是從 ə 低化而來的。但是，從三等韻的變化來看，它們在廣州都不以i為韻腹，我們認為將其歸入「i介音失落」型即可。

另外，有些學者對「i介音主元音化」的變化過程提出不同的意見，他們並不認為i介音可以取韻腹而代之。例如侍建國認為「關於音節主元音在歷史演變中弱化以至消失的觀點的觀點值得商榷……可以說中古的介音在廣州話的歷史演變過程中逐漸消失了，因為介音不是音節的主要成分。韻腹（或者主元音）卻是音節的必要成分，說這樣的結構成分弱化並消失，在音理上無法解釋。」所以這些韻母的i韻腹，其實是原韻腹受到高化後（ $*\text{e}(\text{ɛ}) > \text{i}$ ），促使原有的i介音

¹⁴ 施其生：〈廣州方言的介音〉，《方言》1991年第2期，頁119-125。

¹⁵ 麥耘：〈廣州話介音問題商榷〉，《中山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頁66-71。

¹⁶ 王福堂：〈廣州方言韻母中長短元音和介音的問題〉，頁161-164。

再弱丟失後的結果。¹⁷ 王福堂認為「韻腹元音高化的程度不同，在有的方言中高化成高元音，與介音合一（如廈門方言『天』tʰi、『接』tɕiʔ），就成了廣州方言這樣沒i介音的齊齒韻。這裡說的合一，是指兩個相同的音（i）的合音。就漢語的韻母結構來說，合一的音是韻腹，不是介音。」箇中演變應為：ia>ie>ir>ii>i。¹⁸ 施其生則是比較三等韻在廣州與廣州近郊的情況，他發現地理位置越接近廣州，介音就會越趨向消失，當中仙韻「展」字就跟這個問題有關：tɕien（人和）>tɕim（龍歸）>tɕin（石井、新市、廣州）。¹⁹

（二）對前人說法的述評

第一方面。我們認為觀察三等韻在粵方言的變化，宜從音韻變化的起點出發，分為前元音和後元音兩條路徑，一是以*a為起點的諸韻逐漸高化的過程（如宵蕭先仙元鹽嚴添麻庚等韻），一是以*ɔ為起點的韻部前化的過程（如戈陽等韻），它們的前化和高化都跟原來的i介音有關，這樣的發展符合漢語方言演變的常態。它們的演變過程可分別寫作：iam/n/ŋ/u>iem/n/ŋ/u>iem/n/ŋ/u>im/n/ŋ/u；io(ŋ)>iœ(ŋ)>ie(ŋ)，以上的音韻形式都能找到實證，各方言點的讀音差異體現了韻腹前化、高化的過程。另外，從這個角度來看，兩種演變模式是否存在「終極」與「中斷」的關係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因為更重要的是古三等韻都呈往前、高變化的趨勢，而i最後消失與否則可能跟起步先後有關，也有可能是語音系統為免i元音承受太大負擔而起的調節作用，有待進一步研究。

第二方面。侍建國認為韻腹是漢語音節必要的部份，所以並不存在i介音能「吞掉」腹韻，或介音取而代之成為韻腹的可能，施其生、王福堂也都認為是

¹⁷ 侍建國：〈從廣東境內i介音分布看近代粵語音變〉，《語言研究》2002年第3期，頁79-84。

¹⁸ 王福堂：〈廣州方言韻母中長短元音和介音的問題〉，頁161。

¹⁹ 施其生：〈廣州方言的介音〉，頁120。

原韻腹高化至*i*的位置後，介音與韻腹合一。而麥耘、董同龢則認為*i*介音轉化為韻腹並無音理上的困難，例如麥耘認為這些韻部發生的變化理解為「介音轉化為主要元音，或主要元音被介音吞沒」都沒有問題。董同龢為中古山攝擬音時，指出山攝開口三、四等廣州今以*i*為主元音，可以說是「介音發展吞沒了主要元音」。²⁰ 上文曾提到施其生指出「展」字在龍歸念tʃim，這種演變形式有實例支持，但在廣州音系裡*i*和ɿ長短互補，施氏並無交代龍歸的音系，我們不知道m韻母裡的ɿ是否跟廣州一樣。從演變的角度來看，龍歸的ɿ當是從e高化而來，高化的動力是前面的*i*介音。

第三方面。上文曾提到三等韻之間存在平行演變的關係，我們比較麻三、庚三在不同方言點的讀音，可以看到**ia*(ŋ)>*iɛ*(ŋ)的過程，循這個角度觀察也可肯定陽韻字只是發生了前化，œ元音並非所謂「合音」或「融合」，因為與之平行的戈韻的變化是**io*(ŋ)>*io̯*(ŋ)，所以它們之間應呈現以**io*(ŋ)>*io̯*(ŋ)為核心的平行演變關係。王福堂也利用了這種方法，但他認為下表這些字反映了「輔音聲母後原來的*i*介音與韻腹音合音」：

表 2					
爹te	命meŋ	脊tʃɛk	靴hœ	娘nœŋ	略lœk
夜ie	影ieŋ	鐸哈喇iek		羊io̯ŋ	約io̯k

王氏說「廣州方言還有一部分齊齒韻只與零聲母配合，不與其他輔音聲母配合，是因為輔音聲母後原有的*i*介音與韻腹元音合音」，即認為**ia*(ŋ/k)>*iɛ*(ŋ/k)和**io*(ŋ/k)>*io̯*(ŋ/k)。但是假如認為這四韻輔音聲母後的韻腹是「合音」的話，那就不好解釋為何同一三等韻零聲母字的韻母仍帶*i*介音，然而其韻腹又跟輔音聲母

²⁰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36。

後的無異，即 Cœŋ和icœŋ的對比（以 C 代表輔音聲母，下同）。²¹ 考慮到廣州輔音聲母後不接帶i介音的韻母，我們認為第一橫行「爹命脊靴娘略」等字應是i介音先使原韻腹前化，然後i介音後來再在輔音聲母後丟失，如此這樣才能解釋帶輔音聲母的字與零聲母字之間的讀音關係。我們可以廣州「羊」、「央」等字念icœŋ和「娘」字nœŋ的讀音關係作證，廣州「娘」字的音變過程應為： $*niœŋ > niœŋ > nœŋ$ ，而非 $*niœŋ > nœŋ$ ，否則無法解釋同韻的零聲母字「羊」、「央」現在是icœŋ而非œŋ。比較輔音聲音字和零聲母字讀音的差異，我們可知輔音聲母字後的i介音是在後來「無條件丟失」，從平行演變的眼光來看，「合音」說割裂了同是由i介音引起的這兩種變化。

以下不厭其煩再舉一例。李榮比較廣州、中山兩地假、梗攝的讀音，也指出麻三和庚三的演變呈平行的關係：「廣州eŋ/ek分別相當於中山的iaŋ/iak。廣州eŋ/ek的前身大概就是*iaŋ/*iak，跟ε的前身是*ia類似。」又指出廣州庚三的韻腹在無輔音聲母的情況下為a而非ε，如「喫」文讀hɛk、白讀iak。而麻三則有例外，輔音聲母後的韻腹皆為ε，零母字後或為a或為ε，所以「也」ia、「野」ie，而「爹」念tɛ。²² 以零聲母作對比，可見輔音聲母後這兩韻的的變化確是 $*ia(ŋ/k) > iε(ŋ/k) > ε(ŋ/k)$ ，看出語音變化的線索。綜合來看，果宕、假梗的三等韻兩兩之間呈平行演變的關係，他們都經歷過韻腹往高、往前變化，其後再在輔音聲母後丟失i介音。

以上從不同的角度對前輩學者的意見稍作修正，我們改以音韻起點、平行關係為核心，強調三等韻在粵方言裡發生的高化、前化，體現古今關係。以簡

²¹ 可能也因為王氏視陽韻零聲母字帶j聲母，如「陽」jœŋ、「央」jœŋ，從共時音系歸納來看這些字當然可以被處理為帶j-聲母，但從古今關係來看它們都是現在念零聲母的古三等字。

²² 李榮：〈我國東南各省方言梗攝字的元音〉，《方言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130-141。

駁繁，能比較妥貼地處理各地讀音的差異，也避免掉分類較細但內涵卻無別的情況。

三、莊組聲母在三等韻留下的痕跡

古知莊章組在許多漢語方言裡都發生過捲舌音變（如北京、梅縣），捲舌音變在這些方言的韻母留下了痕跡，知莊章組三等字是否轉讀洪音是我們觀察捲舌音變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我們比較同一個三等韻在精知莊章組後的讀音，能看到精組字仍有*i*介音，而知莊章組失去了*i*介音，分別只是在於古知莊章組在北京仍念*tʂ*、*tʂ^h*、*ʂ*，梅縣則是多走一步平舌化為*ts*、*ts^h*、*ts*。²³ 只是粵方音*i*介音發生了消變，知莊章組又多跟精組合流，使我們失去了直接觀察的窗口，但通過比較，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三等韻按聲母條件丟失*i*介音的過程。試以陽韻為例：

表 3 ²⁴						
	蔣精	搶清	箱心	張知	暢徹	丈澄
北京	tʂiaŋ	tʂ ^h iaŋ	ɕiaŋ	tʂaŋ	tʂ ^h aŋ	tʂaŋ
梅縣	tsiaŋ	ts ^h iaŋ	siaŋ	tsaŋ	ts ^h aŋ	tsaŋ

²³ 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客家方言維持了上古精莊同源的局面，但本文並不同意這種說法。詳細討論可參劉澤民：《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語言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45-50。

²⁴ 本文粵方言的記音據《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87年）、《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惟零聲母三等字本文將*j*聲母「還原」為*i*介音，以便古今比較。其餘方言則依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表 3 ²⁴						
廣州	tɕœŋ	tɕ ^h œŋ	ʃœŋ	tɕœŋ	tɕ ^h œŋ	tɕœŋ
台山	tiaŋ	t ^h iaŋ	ɬiaŋ	tsiaŋ	ts ^h iaŋ	tsiaŋ
	章章	唱昌	商書	莊莊	牀崇	霜生
北京	tɕaŋ	tɕ ^h aŋ	ʃaŋ	tɕuaŋ	tɕ ^h uaŋ	ʃuaŋ
梅縣	tsəŋ	ts ^h əŋ	səŋ	tsəŋ	ts ^h əŋ	səŋ
廣州	tɕœŋ	tɕ ^h œŋ	ʃœŋ	tɕɔŋ	tɕ ^h ɔŋ	ʃœŋ
台山	tsiaŋ	ts ^h iaŋ	siaŋ	tsəŋ	ts ^h əŋ	səŋ

北京精組與知莊章組聲、韻母都存在對立，知莊章組現在念tɕ、tɕ^h、ɕ，後接的韻母也丟失了i介音，而梅縣雖然聲母合流為一套，但韻母上的區別與北京無異，可知其知莊章組也念過*tɕ類。²⁵ 廣州、台山分合的情況與北京、梅縣不太一樣，呈現莊組與精知章組的對立，但不論是無i介音的廣州或仍有介音i的台山，²⁶ 兩類韻母在音值上的區別與北京、梅縣無二，其實都可理解為有無i介音的分別。因為，陽韻在廣州念œŋ和ɔŋ，根據我們對廣州韻母演變的認識，精知章組的œŋ的前身是*iœŋ，現在œ韻腹是ɔ受原有的i介音前化而來，隱含著有過i介音的信息，而莊組字念ɔŋ，則是*iœŋ丟失了i介音（也可理解為主元音未被i介音影響）。北京、梅縣聲母對立的形式一致，為精：知莊章的對立，兩類的差別是i介音的有無，而廣州、台山聲母的對立為精知章：莊，而結合我們對粵方言語音史的認識，兩類的差別其實也是i介音的有無。

上述的說明是本文討論的基礎，而我們將一一分析相關三等韻在次方言中的讀法。本文考察的對象是能跟莊組相拼的三等韻，分別是魚、虞、支、脂、

²⁵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臺北：五南圖書，2016年），頁333。

²⁶ 指的是輔音聲母後仍可接i介音。

之、尤、侵、臻、諄、陽、蒸、東十二個韻。²⁷ 另外，考慮開口韻的情況比較單純，為免被合口介音影響，故本文只討論開口韻（魚、虞雖為合口韻，但音值表現相對單純，故納入討論），臻韻的等第目前仍不乏爭議，故暫且不談。下文將按同攝有無一、三等分兩大類討論：

表 4	
同攝有一等韻	魚、虞、尤、陽、蒸
同攝無一等韻	支、脂、之、侵

上節曾指出，由於粵方言的**i*介音有消變的趨勢，所以三等韻今音往往都不帶*i*介音，廣州話發展最為劇烈，但廣州由細轉洪的三等韻在其他方言可能帶*i*介音，這些念法具重要的價值。另外，同攝有相對一等韻的三等韻，韻母一般而言為洪細之別，此處也是我們觀察的窗口：如果這些莊組三等韻由細變洪而與同攝的一等韻合流，代表這些字丟失了**i*介音，考慮到大部分粵方言的精組念*ts*、*ts^h*、*s*或*tʃ*、*tʃ^h*、*ʃ*與知莊章組同聲母，所以我們列出同攝的精組一等字作為參照組。再者，帶*i*介音的韻母所接的韻腹也容易高化、前化，故此如果莊組字的韻腹與精知章組字有高低、前後之別，也可理解為莊組字較精知章組早失去*i*介音。然後，同攝無一等韻的三等韻，雖沒有可資參照的同攝一等韻，但我們還是能以精知章組字作為對照組，觀察它們現在韻母讀音是否一致，若莊組字的韻母不與精知章組字同讀，那麼我們也可以判斷莊組聲母曾經有過與知章組不同的讀音，而這也是這些韻母別樹一格的原因。

（一） 同攝有一等韻

²⁷ 音韻地位據中國社科院研究所：《方言調查字表（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舉平以駭上去入。

宕開三陽韻現代多數方言多以a為主元音，吳、閩、粵方言比較不一樣，但把這些念法視為後續的變化應該沒有問題。²⁸ 粵方言陽韻不少點發展出œ元音，œ在漢語方言中少見，²⁹ 了解其來源將對我們的分析有幫助。情況如下表（粗框內是精組唐韻字）：

	張知	暢徹	丈澄	章章	綽昌	商書	將精	搶清	箱心
廣州	tʃœŋ	tʃ ^h œŋ	tʃœŋ	tʃœŋ	tʃ ^h œk	ʃœŋ	tʃœŋ	tʃ ^h œŋ	ʃœŋ
中山	tsœŋ	ts ^h œŋ	tsœŋ	tsœŋ	ts ^h œk	sœŋ	tsœŋ	ts ^h œŋ	sœŋ
南寧	tʃøŋ	tʃ ^h øŋ	tʃøŋ	tʃøŋ	tʃ ^h øk	ʃøŋ	tʃøŋ	tʃ ^h øŋ	ʃøŋ
開平	tsiaŋ	ts ^h iaŋ	tsiaŋ	tsiaŋ	ts ^h iak	siaŋ	tiaŋ	t ^h iaŋ	ʃiaŋ
台山	tsiaŋ	ts ^h iaŋ	tsiaŋ	tsiaŋ	ts ^h iak	siaŋ	tiaŋ	t ^h iaŋ	ʃiaŋ
廣寧	tsyøŋ	ts ^h yøŋ	tsyøŋ	tsyøŋ	ts ^h yøk	syøŋ	tsyøŋ	ts ^h yøŋ	syøŋ
封開	tsyɔŋ	ts ^h uŋ	tsiuŋ	tsiuŋ	ts ^h iøk	siuŋ	tsiuŋ	ts ^h iuŋ	siuŋ
	莊莊	創初	牀崇	霜生	葬精	昨從	桑心		
廣州	tʃɔŋ	tʃ ^h ɔŋ	tʃ ^h ɔŋ	ʃœŋ	tʃɔŋ	tʃɔk	ʃɔŋ		
中山	tsɔŋ	ts ^h ɔŋ	ts ^h ɔŋ	sœŋ	tsɔŋ	tsɔk	sɔŋ		
南寧	tʃøŋ	tʃ ^h øŋ	tʃ ^h øŋ	ʃøŋ	tʃøŋ	tʃøk	ʃøŋ		
開平	tsɔŋ	ts ^h ɔŋ	ts ^h ɔŋ	sɔŋ	tɔŋ	tɔk	ʃɔŋ		
台山	tsɔŋ	t ^h ɔŋ	ts ^h ɔŋ	sɔŋ	tɔŋ	tɔk	ʃɔŋ		

²⁸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 138。

²⁹ 黃家教：〈廣州話的œ〉，《中山大學學報》1992 年第 3 期，頁 127-128。

表 5

廣寧	tsəŋ	ts ^h əŋ	tsəŋ	səŋ	tsəŋ	tsək	səŋ		
封開	tsœŋ	ts ^h œŋ	tsœŋ	sœŋ	tsœŋ	tsœk	sœŋ		

上文曾提到本韻廣州話輔音聲母後字發生了*Ciəŋ>Ciœŋ>Cœŋ的音變，前輩學者認為陽韻的œ韻腹是原韻腹*ɔ被i介音前化而成的，韻腹舌位的高度不變，僅受前高元音的影響由後變前，也就是說廣州陽韻的œ韻腹源於自介音i的影響，³⁰而精知章組的-œŋ則是後來i介音在輔音聲母後集體丟失的結果。既然陽韻的œ是受介音i前化而來，那莊組字的韻母念-əŋ而不是-œŋ，當可推斷它們沒被i介音影響過，故此韻腹才沒有前化為œ，陽韻莊組字也因而跟相應的唐韻精組字合流。

據上表，廣州以外的方言，莊組的韻母同樣不與精知章組三等字同讀，除廣寧、封開外都以後元音ɔ為韻腹，而不是œ。開平、台山精知章組字念-iaŋ，莊組字念-əŋ，前者仍保留三等韻細音的性質。根據古音構擬我們可認為這兩個方言的-iaŋ來自*iaŋ的前化，而其他方言則是先高化再前化*iaŋ>iəŋ>iœŋ。廣寧的情況也很特別，以央元音ə為韻腹又帶y介音，精知章組三等字念-yəŋ，莊組字念-əŋ，考慮到原韻腹ɔ有圓唇徵性，介音y當是-i在後接的圓唇元音的影響下而成，這和北京話「霜」*fiəŋ>*fyəŋ>ɕuaŋ等字的變化類似，³¹只是廣寧仍處於y介音的階段，而原聲母是圓唇性沒那麼高的ts，³²韻腹也尚未前化到œ的位置，而是œ和ɔ之間的央元音ə。

³⁰ 廣州話的œ韻腹還有蟹、臻、江等攝的來源，並非都來自ɔ的前化。

³¹ 張光宇：〈重建與演變——比較法在中國一百周年紀念〉，《語言學論叢》第50輯（2014年），頁138-166。

³² 朱曉農指出「總是圓唇的」，而s則是視所處的環境而言，考慮到後面的ɔ是圓唇元音，所以此處的ts類聲母應也帶圓唇成分。參朱曉農：《語音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81-182。

封開的音類對立與其他方言一致，但音值卻恰恰「相反」：知章組念*iuŋ*，莊組念*œŋ*。比較其他同屬勾漏片的方言，我們可以得到更多訊息：

	張知	暢徹	丈澄	章章	綽昌	商書	將精	搶清	箱心
陽山	tsiœŋ	ts ^h iœŋ	tsiœŋ	tsiœŋ	ts ^h iœk	siœŋ	tsiœŋ	ts ^h iœŋ	siœŋ
賓陽	tʃœŋ	tʃ ^h œŋ	tʃœŋ	tʃœŋ	tʃ ^h œk	ʃœŋ	tʃœŋ	tʃ ^h œŋ	ʃœŋ
	莊莊	創初	牀崇	霜生					
陽山	tsœŋ	ts ^h œŋ	ts ^h œŋ	sœŋ					
賓陽	tʃœŋ	tʃ ^h œŋ	ʃœŋ	ʃuŋ					

同為陽韻，陽山話精知章組念*iœŋ*，莊組念*œŋ*，韻腹雖然都是*œ*元音，但以介音*i*的有無分作兩類；而賓陽話有更「超前」的情況，精知章組字前化至「盡頭」念*œŋ*，而莊組念*œŋ*。可見各地的發展雖參差不齊，但都呈相同的演變方向，精知章組三等字的韻腹舌位都較莊組字前，而類與類之間跟廣州等方言一樣呈洪細之別。結合本文對陽韻變化的看法，封開話莊組的*œŋ*其實是*iœŋ*丟失介音後的形式，精知章組念*iuŋ*則是**iœŋ*繼續高化的結果。

曾開三蒸韻在各點的音類對立和音值情況都一致，情況如下表（粗框內是精組登韻字）：

	徵知	值澄	職章	乘船	識書	即精	息心	側莊	測初	色生
廣州	tʃœŋ	tʃœk	tʃœk	ʃœŋ	ʃœk	tʃœk	ʃœk/ ʃœk	tʃœk	tʃœk _文 tʃœk _白	ʃœk
中山	tseŋ	tsek	tsek	seŋ	sek	tsek	sek	tsek	ts ^h œk	sek

表 7

南寧	tʃiŋ	tsik	tʃik	ʃiŋ	ʃik	tʃik	ɬik	tʃək	tʃ ^h ak	ʃik
開平	tsen	tset	tset	sen	set	tet	ɬet	tsak	ts ^h ak	set
台山	tsen	tset	tset	sen	set	tet	ɬet	tsak	ts ^h ak	set
廣寧	tsəŋ	tsək	tsək	səŋ	sək	tsək	sək	tsək	ts ^h ək	sək
封開	tsəŋ	tsək	tsək	tsəŋ	sək	tsək	sək	tsək	ts ^h ək	sək
	則精	憎精	賊從							
廣州	tʃak	tʃəŋ	tʃ ^h ak							
中山	tsək	tsəŋ	ts ^h ək							
南寧	tʃək	tʃəŋ	tʃ ^h ək							
開平	tak	taŋ	t ^h ak							
台山	tak	taŋ	t ^h ak							
廣寧	tsək	tsəŋ	tsək							
封開	tsək	tsəŋ	tsək							

本韻廣州的eŋ/k也可記作ŋ/k（如《漢語方音字匯》），i在廣州與i為長短元音的互補關係，廣州話除y元音外，其他元音都長短相配呈互補關係。本文標作-eŋ/k，因為這樣一方面能使登、蒸關係比較明顯，另一方面也能體現考慮到梗攝文讀跟曾攝合流的關係。從演變的角度來看，-eŋ/k是-ŋ/k（-iŋ/k）的前身，而不論標成-eŋ/k或-ŋ/k，都不影響本韻莊組字韻母和知章組字不同讀的情況。另一方面，同屬四邑片的開平、台山韻尾則發生了-iŋ/k>-n/t的變化。

扼要言之，大部分方言精知章組三等字韻母念-iŋ/k或-eŋ/k，跟莊、初母念-an/k或-eŋ/k呈高低對立的局面，這樣的差異可從兩組受i介音影響時間的不同來

解釋，精知章組一直受i介音影響，故持續高化，而莊組受影響的時間較短，所以舌位較低。另外，王福堂從方言比較的角度來看，認為粵方言中的ɐ應是從央元音ə低化而來：

因為漢語方言中只有普遍存在的低元音a（來自假蟹效咸山梗攝的一二等韻）和中元音ə（來自流深臻曾攝的一三等韻和蟹止梗攝的三四等韻），由於可以在許多相同的語音環境中出現，構成音值音位的對立，有可能在粵方言中轉化為長短對立……³³

李新魁也有類似的看法，李氏指出廣州等地帶以ɐ為韻腹的諸韻，很大一部分都來自中古以*e為韻腹的三等韻，如祭、支、脂、之、真（臻）、欣、侵、蒸、庚等韻。伍巍歸納粵方言的音韻特點時也指出「長短元音a與ɐ(e)基本成系統的對立」，³⁴也可證明王、李二氏的看法。可見粵方言a與ɐ的對立不一定是自古已然的，ɐ很有可能是從其他元音轉化而來（考慮到各方言點這些韻部今讀多以ɐ和e為韻腹，故本文較認同李新魁的看法，即ɐ的前身應是*e）。

綜上所述，蒸韻的早期形式可擬作*ien/k。精知章組在i介音的影響下持續高化：*ien/k>in/k（如南寧），或丟丟介音念en/k的念法，與梗攝三、四等文讀合流；而莊、初母字的韻母則是經歷了*ien/k>en/k>ɛn/k或an/k，³⁵與梗攝二等文讀合流。

遇合三魚、虞韻精知章組字多念-y，-œy、-ui，莊組字則多念圓唇後元音-u、-ɔ。情況如下表（粗框內為精組模韻字）：

表 8

³³ 王福堂：〈廣州方言韻母中長短元音和介音的問題〉，頁 169-170。

³⁴ 李新魁：〈數百年來粵方言韻母的發展〉，頁 73-75。

³⁵ 開平、台山方言無ɐ：a的對立。

	豬知	廚澄	諸章	處~所昌	書書	徐邪	絮心	
廣州	tʃy	tʃ ^h œy _白 tʃ ^h y _文	tʃy	tʃ ^h y	ʃy	tʃœy	ʃœy	
中山	tsy	ts ^h y	tsy	ts ^h y	sy	ts ^h y	sy	
南寧	tʃy	tʃ ^h y	tʃy	tʃ ^h y	ʃy	tʃy	ʃy	
開平	tsi	ts ^h ui	tsi	ts ^h ui	si	t ^h ui	ɬui	
台山	tsi	ts ^h ui	tsi	ts ^h ui	si	t ^h ui	ɬui	
廣寧	tøy	tsy	tsy	ts ^h y	sy	tsey	sy	
封開	tœy/ tsy	tsy	tsy	ts ^h y	sy	tœy	sœy	
	阻莊	初初	助崇	所生	租精	組精	醋清	蘇心
廣州	tʃɔ	tʃ ^h ɔ	tʃɔ	ʃɔ	tʃou	tʃou	tʃ ^h ou	ʃou
中山	tsɔ	ts ^h ɔ	tsɔ	sɔ	tsu	tsu	ts ^h u	su
南寧	tʃɔ	tʃ ^h ɔ	tʃɔ	ɬɔ	tʃu	tʃu	tʃ ^h u	ɬu
開平	tsu	ts ^h u	tsu	sɔ	tu	tsu	t ^h u	ɬu
台山	ts ^u ɔ	ts ^h uɔ	ts ^u ɔ	s ^u ɔ	tu	tu	t ^h u	ɬu
廣寧	tʂɐ	ts ^h ɐ	tʂɐ	sɐ	tʂeu	tʂeu	ts ^h u	sɐu
封開	tsuə	ts ^h uə	tsuə	suə	tsu	tsu	ts ^h u	su

莊組字的韻母在各點都不和精、知、章同讀。*y的裂化在各地的進程不一，單一方言內部也有快有慢廣州精組的œy是*y>œy高元音裂化而來，³⁶ 而廣寧的øy

³⁶ 朱曉農：〈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中國語文》2004年第5期，頁440-451。

也是從y裂化而來。而封開莊組字念-uə，較早的階段應該是*tɕio，u介音是原來的-i-在具圓唇性質的聲母和韻腹「包夾」下演變而來，央元音ə則是ɔ前化的表現。精知章組除開平、台山外，各點情況基本都一致，精知章組念前高圓唇元音，莊組念後元音，而開平、台山精知章組-ui的念法，大概是其他方言-y的前身。

除廣寧、封開外，其他方言的莊組字俱念後部中低元音-ɔ，情況跟廈門魚、虞韻莊組字相近：廈門「阻」念tsɔ、「初」念ts^hɔ文、「助」念tsɔ。魚、虞韻莊系字後元音的韻腹ɔ應該來自io(o)的介音丟失，³⁷但未與模韻合流，這跟模韻在《切韻》後發生了高化和裂化有關：麻二、歌、模、侯、豪等韻依次高化，逼使侯韻出位，豪韻則被壓低：ra>a>o>u>ou>au。³⁸由於模韻已不在ɔ(o)的位置了（已裂化為ɔu或ou），所以魚、虞韻莊組字丟失介音後，反而跟後來高化為ɔ(o)的歌韻合流，各地魚、虞韻莊組字讀成-ɔ或-u間接體現了這條高化鏈的不同階段。廣寧eu的念法也能以朱曉農的說法得到解釋（u>eu>eu）。

流、臻攝在粵方言中開口一、三等往往不分讀洪音，可視為是i介音失落而造成的合流，本文所列的方言點也大多如此，僅少數方言能分一、三等。本攝三等讀同一等的整齊情況，或表示輔音聲母後i介音的丟失是從本攝開始的，待考。情況如下表（粗框內是精組侯韻字）：

	書知	丑徹	宙澄	周章	受禪	酒精	秋清	就從	秀心
廣州	tʃeu	tʃ ^h eu	tʃeu	tʃeu	ʃeu	tʃeu	tʃ ^h eu	tʃeu	ʃeu
中山	tseu	ts ^h eu	tseu	tseu	seu	tseu	ts ^h eu	tseu	seu

³⁷ 陳忠敏也類似的看法，參陳忠敏：《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13-114。

³⁸ 朱曉農：〈元音大轉移和元音高化鏈移〉，《民族語文》2005年第1期，頁1-6。

表 9									
南寧	tʃeu	tʃ ^h eu	tʃeu	tʃeu	ʃeu	tʃeu	tʃ ^h eu	tʃeu	ɬeu
開平	tsiu	ts ^h eu	teu	teu	siu	teu	teu	teu	ɬeu
台山	tsiu	ts ^h iu	tsiu	tsiu	siu	tiu	tiu	tiu	ɬiu
廣寧	tsau	ts ^h au	tsau	tsau	sau	tsau	tsau	tsau	sau
封開	tsou	ts ^h eu	tsou	tsou	tseu	tseu	tseu	tseu	sou
	皺莊	愁崇	搜生	走精	湊清	叟心			
廣州	tʃeu	ʃeu	ʃeu	tʃeu	tʃ ^h eu	ʃeu			
中山	tseu	sɛu	sɛu	tseu	ts ^h eu	sɛu			
南寧	tʃeu	tʃ ^h eu	ʃeu	tʃeu	tʃ ^h eu	ɬeu			
開平	tsau	sau	sau	tau	t ^h au	ɬau			
台山	tseu	seu	seu	teu	teu	ɬeu			
廣寧	tsau	sau	sau	tsau	tsau	sau			
封開	ɲiou	tseu	sou	tsou	tseu	sou			

開平、台山的三等莊組字與精知章組存在對立，韻母讀同侯韻，精知章組開平念eu或iu，台山念iu；莊組開平念au，台山念eu；精組侯韻開平念au、台山念eu。音值的分歧也能以上引王福堂的說法來解釋，因為開平、台山尤韻的精知章組與莊組也呈高、低元音的對立，精知章組字的韻母呈ieu>ieu>iu的高化，莊組字則是失去了介音後低化為au，或韻腹不變念eu。

本文第一節曾提到，覃遠雄指出莊母字在粵方言中有一系列的字念鼻音n-、n̄-、ɲ-、ŋ-、j-的特殊念法，他認為其中存在變化關係：ɲ(ŋ)>n̄>n/j。³⁹ 封開「皺」念niou正是一例，封開的尤韻精知莊章組字都不帶i介音，有eu、ou兩種念法，考慮到「皺」是niou，-eu可能是後續的演變。

(二) 同攝無一等韻

止開三的早期形式我們可擬作*i。一些方言以今音聲母的不同為條件，滋絲音後念i，其餘聲母後有其他念法，例如廣州精知莊章組字念-i，其他聲母後裂化為-ei，也有一些方言精莊組後念-ɿ、-ʝ、-u、-y與莊組字同讀，而不與知章組字同韻母。情況如下表（粗框內為止開三其他部位的字）：

	紫精	此清	私心	輜莊	廁初	士崇	獅生	知知	池徹	遲澄
廣州	tʃi	tʃ ^h i	ʃi	ʃi	tʃ ^h i	ʃi	ʃi	tʃi	tʃ ^h i	tʃ ^h i
中山	tsi	ts ^h i	si	tsi	ts ^h i	si	si	tsi	ts ^h i	ts ^h i
開平	ti	ɬi	ɬi	ɬi	ɬi	si	ɬi	tsi	ts ^h i	ts ^h i
台山	tu	ɬu	ɬu	ɬu	ɬu	ɬu	ɬu	tsi	ts ^h i	ts ^h i
廣寧	tsei	ts ^h ei	sei	si	ts ^h i	si	si	tɕei/tɕi	tsi	tsi
封開	tsuə	ts ^h uə	suə	tsuə	ts ^h ei	tsi	si	tsi	tsi	tsi
南寧	tʃi	tʃ ^h i	ʃɿ	ʃɿ	tʃ ^h i	sɿ	sɿ	tʃi	tʃ ^h i	tʃ ^h i
南海	ty	ts ^h y	sy	tɔ	sy	sy	sy	tsi	ts ^h i	tsi

³⁹ 覃遠雄：〈平話與粵語古莊母的特殊讀音〉，頁 343-344。

⁴⁰ 由於止開三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多有特殊的變化，粵方言也不例外，故本表多列方言點，以期得到更全面的觀察。

表 10 ⁴⁰										
恩平	tsɿ	sɿ	sɿ	sɿ	sɿ	sɿ	sɿ	tsi	ts ^h i	ts ^h i
斗門	tsɿ	sɿ	sɿ	tsɿ	sɿ	sɿ	sɿ	tsi	t ^h i	t ^h ɿ
	紙章	齒昌	示船	始書	臂幫	己見	喜曉	離來		
廣州	tʃi	tʃ ^h i	ʃi	tʃ ^h i	pei	kei	hei	lei		
中山	tsi	ts ^h i	si	ts ^h i	pi	ki	hi	li		
開平	tsi	ts ^h i	si	ts ^h i	vei	kei	hei	lei		
台山	tsi	ts ^h i	si	ts ^h i	pi	kei	hei	li		
廣寧	tsi	ts ^h i	si	ts ^h i	pi	kei	hɛi	lɛi		
封開	tsi	ts ^h i	tsi	ts ^h i	pei	ki	hi	lɛi		
南寧	tʃi	tʃ ^h i	ʃi	tʃ ^h i	pi	ki	hi	li		
南海	tsi	ts ^h i	si	ts ^h i	pei	ki	hi	lɛi		
恩平	tsi	ts ^h i	si	ts ^h i	pi	ki	hi	li		
斗門	tsi	t ^h i	si	t ^h i	pei	kei	hei	lei		

據上表可見台山、南海、恩平、斗門呈精莊：知章對立。一般而言，止攝精組字念舌尖元音可謂與官話方言類似，不同的是粵方言裡還有 -u、-y、-ɿ、-ɿ^h 的念法，-ɿ、-ɿ^h 和 u、y 關係密切，例如廈門方言莊組字的文讀：生母字「思師」等經歷過 sɿ > ʃɿ > su 的演變。⁴¹ 粵方言止開三以精莊：知章為條件的分化向來都備受學者關注，因為現代粵方言的精知莊章組聲母若有分別，也必是精：知莊章的分別，但唯獨止開三的韻母有以精莊：知章為條件的變化。而這種現象在清代廣

⁴¹ 徐通鏘：《語言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 155-156；張光宇：〈漢語方言的魯奇規律：古代篇〉，頁 354-355。

州韻書《分韻撮要》(1782)和傳教士文獻中都有反映，學者在構擬它們的韻母系統時就有過不少討論，當中的癥結點在於是否認為粵方言有過舌尖元音。

彭小川指出止開三在《分韻撮要》中按古聲母的不同分別派入：精莊組字自成一韻「師史四韻」，精莊組外的字都歸入「幾紀記韻」，她參考一些止開三今音韻母以精莊、知章為條件讀音有別的方言，將精莊組字擬作*ɥ(「師史四韻」)，知章組字擬作*i(「幾紀記韻」)，認為精莊組字後的-i舌尖化再圓唇化，即i>ɥ>ɥ。⁴² 劉鎮發、張群顯將「師史四韻」改擬為*ɥ，劉、張指出這樣比較好解釋該韻的字廣州現在讀i，不然「師史四韻」的演變過程「從i到ɥ是兩個步驟，再轉回i來又兩個步驟」。⁴³ 伍巍則將「師史四韻」擬作*iɥ，因為發現 J.D.Ball 的“Cantonese Made Easy”(1907)將本類字注為「Sz」，雖然他也有看到一些方言裡止開三精莊組字念y、知章組念i，但若不把以遇攝字為主的「諸主著韻」擬作*y的話，只會做成更大的問題。所以他指出：

第一，以廣州話為代表的廣府粵語音系至今尚未發現有真正的舌尖元音，即使在整個粵語範圍內，具備「舌尖元音」的少數方言也不典型；第二，驗之今天廣州的西關話，老派發音人止攝開口精莊組「師史四」類字發音確實帶有明顯的摩擦成分，但從音值上判斷，仍然舌面前高元音。為此，我們以iɥ來標記這類韻母(ɥ表示摩擦成分)。⁴⁴

但有趣的是朱曉農也把上海一些止攝字記作iɥ，並指出「當舌面高元音繼續高化，原先已經很窄的高元音氣流信道進一步變窄，此時如果氣流相應減弱，就會變

⁴² 彭小川：〈粵語韻書《分韻撮要》及其韻母系統〉，《粵語論稿》(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4-36。

⁴³ 劉鎮發、張群顯：〈清初的粵語音系——《分韻撮要》的聲韻系統〉，《第八屆國際粵方言學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06-223。

⁴⁴ 伍巍：〈一百年來廣州話止攝韻母讀音演變研究〉，《方言研究集稿》(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3-59。

成近音 (approximant)。如果氣流量不相應減弱，那麼，層流在通過變窄的孔道時就會變成湍流，從而產生摩擦。」而 *i>iz 的後續演變中有舌尖化 i>iz>ɿ/ʅ 可能（如北京、徽州）。⁴⁵ 那麼老派西關話反映的會不會是 i 舌尖化的過程？另外，與廣州音系殊為接近的南寧白話（老派）、平南白話（老派）都有舌尖元音 ɿ。⁴⁶

張洪年也指出 J.D.Ball 的 “*Cantonese Made Easy*” 有這種情況，但他認為：「不過止攝的字，除了精組的字念舌尖聲母外，莊組的字亦然。而知章則讀舌尖面……不過莊組的字讀舌尖音，只限於止攝，其他各組聲母的字皆讀舌面音。這是歷史上止攝分為兩組的結果。」⁴⁷ 又，伍巍粵方言分片的其中一項標準為「止攝開口韻精莊、知章兩分」，⁴⁸ 並指出四邑、吳化、邕潯 3 片都有此現象分布，可見此項語音特點能夠統攝不少方言點，值得我們重視。所以，止開三精、莊組字的韻母在粵方言裡有過舌尖元音問題不大，如此也能比較好照顧「詩史四韻」與 y 韻母的關係，也能反映莊組有過與知章組不同的階段，而這樣舌尖化才有可能。

台山話止開三精莊組韻母念 u，與知章組的 i 對立：精組字早期應是 tsi>tsɿ，後來聲母塞化，韻母也隨之轉化為念 tu，莊組則是 tʃi>tʃɿ>tʃɿ>tsu。南海、佛山、鶴山等地止開三精莊組韻母念 y，與知章組的 i 對立，其演變過程或能如此解釋：精組 tsi>tsɿ>tsy，莊組 tʃi>tʃɿ>tʃɿ>tsy。恩平話止開三精組、生母韻母念 ɿ，與知章組的 i 對立，而跟相應的模韻精組字同韻，如「紫」tsɿ = 「租」tsɿ、「次」ts^hɿ = 「醋」ts^hɿ、「私」sɿ = 「蘇」sɿ。⁴⁹ 考慮到模韻早期念 *u，而精組魚、虞韻

⁴⁵ 朱曉農：〈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頁 441。

⁴⁶ 謝建猷：〈南寧白話同音字匯〉，《方言》1994 年第 4 期，頁 286-303；李玉〈平南話同音字匯（上）〉，《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4 期（2008 年 10 月），頁 108-111。

⁴⁷ 張洪年：〈21 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暨南學報》第 24 卷第 2 期（2002 年 3 月），頁 25-40。

⁴⁸ 伍巍：〈粵語〉，《方言》2007 年第 2 期，頁 167-176。

⁴⁹ 這種止開三精組跟魚、虞韻知章組韻母相同的情況也見於其他方言點，不贅。

字韻母和止開三的精組字同韻母為i，那麼止開三的精組字可能是i先圓唇為y後再舌尖化：tsi>tsy>tsɿ。

深開三的情況並不明朗，精知莊章組韻母各點基本合流，大部分方言韻母的讀音沒有不同，情況如下表：

	沉澄	針章	十禪	浸精	緝清	心心	簪莊	參~差/初	岑崇	森生
廣州	tɕem/ tɕʰem	tɕep	ɕep	tɕem	tɕʰep	ɕem	tɕem	tɕʰem	ɕem	ɕem
中山	tsʰem	tsɛp	sɛp	tsem	tsʰep	sɛm	tsem	tsʰem	sɛm	sɛm
南寧	tɕʰem	tɕep	ɕep	tɕem	tɕʰep	ɬem	tɕam	tɕʰam	kʰem	kʰem
開平	tsʰem	tsip	sip	tɛm	tʰep	ɬem	tʰim	tʰem	sam	sam
台山	tsʰim	tsip	sip	tim	tʰip	ɬim	tam	tʰam	sem	sem
廣寧	tsʰem	tsɛp	sɛp	tsem	tsʰep	sɛm	tsam	tsʰam	tsem	tsem
封開	tsem	tsɛp	sɛp	tsɔm	tsʰep	sɛm	tsem	tsʰam	tsem	tsem

據上表，基本上僅有一些方言點的入聲韻或少量字以i為韻腹，其餘都以a或ɛ為韻腹，⁵⁰也不因古聲母的不同而韻腹有別，僅唇音聲母字發生了首尾異化的情況，如廣州稟幫pen、品滂pen。以a的韻腹的方言有開平、台山，這兩個方言不分廣州的a或ɛ韻腹俱為a。

李新魁認為深攝發生了*iem/p>em/p>ɛm/p的演變，李氏的看法與上引王福堂的說法大致相同，不同處為王氏認為em/p的前是*iɛm/p(承上文曾攝的討論，我們認為李說較宜)。王文還指出這種低化還未臻完成，例如「森」台山念sem，

⁵⁰ 這個情況跟曾攝類似。

可以看出演變的痕跡。但王福堂沒考慮到古清入聲在開平、台山也與廣州一般分作兩調，僅一些廣州念下陰入的字在台山、開平歸入上陰入。所以儘管開平、台山等地現在沒有a：ɐ的對立，但由於其古清入聲跟廣州一樣同樣分兩類，考慮到古清入聲的分化在廣州是以韻母為條件，故開平、台山應有過a：ɐ對立，現在念-am應是進一步的變化。⁵¹ 在此必須說明，我們不認為開平、台山還沒完成往ɐ的轉化，也就是說台山「森」念sem應理解成滯後現象。

我們推想或許是深攝相對其他三等韻較早丟失了i介音（類似尤韻），然後韻腹從*e/*ə低化成ɐ。而開平、台山本攝有-im、-em（-ɛm）、-am三種情況，-em（-ɛm）的念法提供我們音變的線索，念成-im是朝高化發展，念成-am則是低化（ɐ>a）。

（三）小結

本節的討論指出宕、曾、遇、止四攝韻母的今讀呈現以古聲母為條件的洪細之別，即莊組配洪音韻母而跟同攝相應的精組一等字合流（若同攝有一等韻），精三知章組配細音韻母，反映莊組有過與精知章組不同的讀法，該類讀法有使-i-丟失的徵性，這些正例佔本節的大數。「正例」的情況以下以「攝」為單位列表呈現：

表 12				
	同攝有一等韻			同攝無一等韻
	宕攝*ioŋ	曾攝*ieŋ	遇攝*io(o)	止攝*i
知三	œŋ iaŋ	iŋ eŋ	y œy	i

⁵¹ 參曹志耘、王莉寧：〈漢語方言中的韻母分調現象〉，《曹志耘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88-89；麥耘：〈粵方言的音韻特徵——兼談方言區分的一些問題〉，頁297。

章	œŋ iaŋ	iŋ eŋ	y œy	i
精一	ɔŋ	aŋ	u ou	/
精三	œŋ	iŋ eŋ	y œy	u ɿ y ʏ
莊組	ɔŋ	aŋ eŋ	ɔ o	u ɿ y ʏ

但當中存在一些「例外」，分為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流、深攝各點莊組字的韻母跟精知章組無異，與另外四攝的表現不同；第二，生母字的韻母往往呈細音念法，與莊初崇母的表現不同；第三，有些方言點知、章組部分字韻母的表現與莊組無別，如宕攝。

第一點，流、深兩攝在本文所舉的方言點裡，基本只有四邑片的台山、開平的韻母有莊組跟非莊組的洪細之別，我們已指出這可能是因為它們較早發生了輔音聲母後i介音集體丟失，當然也有可能它們在捲舌變化中走在最後，以致在捲舌化前就遇到下一波的i介音消變，類似的情況如宕攝南寧的念法。

第二點，一些生母字韻母的表現與精知章組字平行，而與同組的莊初崇母字有別，這種情況見於宕、曾、止等攝。這是由於擦音字先行變化，這種情況可稱作「擦音遊移」，⁵²意即擦音聲母字先於同組塞擦音字發生音變，從本文的情況來說就是生母字先於莊初崇母字平舌化為s，由於較早平舌化所以後接的i介音得以保留，擦音與塞擦音類不同步的發展體現了音變動態的一面。音變的次序依發音方式的不同而有先有後，還見於現代漢語方言的濁音清化，如吳語靖江話古全濁擦音字已在清化當中，但塞音、塞擦音類的字尚保持濁音的性質。

53

⁵² 桑宇紅：〈中古知莊章組字在現代方言中的擦音游離現象〉，《語言科學》第4期（2010年7月），頁416-427。

⁵³ 辛世彪：〈濁音清化的次序問題〉，《海南大學學報》第19卷第1期（2001年3月），頁12-17。

第三點，小部分知、章組字韻母有與莊組平行的表現。例如封開宕攝知組：「張」 $tsy\omega\eta$ 、「暢」 $ts^h\text{iu}\eta$ 、「丈」 $tsi\text{u}\eta$ ，當中「丈」 $-i\text{u}\eta$ 是精知章組典型的讀法。但另外兩種讀法很特別，因為封開莊組陽韻字念 $-o\eta$ ，那麼「張」 $tsy\omega\eta$ 跟 $-o\eta$ 是洪細之別，但「丈」 $tsi\text{u}\eta$ 與「暢」 $ts^h\text{iu}\eta$ 其實也是洪細之別，因為粵方言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想 $-i\text{u}\eta$ 的前身是 $*i\omega\eta$ 。上文曾指出同攝廣寧的精知章組字念 $-y\omega\eta$ ，封開這種三等字有 $-y$ 的念法跟廣寧有近似之處， $-y$ 應也是來自 $-i$ 在聲母、韻腹的影響下圓唇化，那麼「張」 $tsy\omega\eta$ 和「丈」 $tsi\text{u}\eta$ 其實都是 $*i\omega\eta$ 的後續變化，只是兩者變化的「項目」不同。準此，「暢」 $ts^h\text{iu}\eta$ 應也反映了 $-i$ 丟失的情況，與莊組 $-o\eta$ 類的念法平行。這可能表示封開裡捲舌音變有「波及」到知章組的趨勢，或是韻母在古塞擦音、擦音類的合一後發生類化作用，使「暢」由 $ts^hi\text{u}\eta$ 變成 $ts^h\text{iu}\eta$ ，有待未來的研究。

四、精知莊章聲母在近代粵方言中的演變

精知莊章組在現代粵方言的情況可以分為合一型和二分型兩種。合一型，精知莊章四合一讀 $t\int$ 、 $t\int^h$ 、 \int 或 ts 、 ts^h 、 s ，如廣州、中山等地，這類型的方言為數最多。二分型，精組與知莊章組對立，前者讀 t 、 t^h 、 \int ，後者念 ts 、 ts^h 、 s 或 $t\zeta$ 、 $t\zeta^h$ 、 ζ ，如台山、開平、玉林。少數方言是兩套塞擦音的對立，例如平南、梧州精組念 ts 、 ts^h 、 s ，知莊章組念 $t\int$ 、 $t\int^h$ 、 \int 。另外，莊初升指出粵北連州「四會聲」精組念 ts 、 ts^h 、 s ，知莊章組念 $t\int$ 、 $t\int^h$ 、 \int ，知組三等白讀念 t 、 t^h 讀如端組，文讀則與莊章組相同為 $t\int$ 、 $t\int^h$ 、 \int ，可視作三分型。⁵⁴ 知章組在各點中都讀同一組聲

⁵⁴ 莊初升：〈連州「四會聲」中古精莊知章組今讀的類型和層次〉，《暨南學報》2011年第6期，頁99-103。該文指出三分型的方言還有樂昌市、連州市部份次方言。不過，白讀層的端知無別是否能當視作「分立」，本文暫此存疑，但考慮到莊氏提出新說，本文認為應該予以介紹。而《廣東粵方言概要》則認為粵北這些方言知、章組部分字

母t_f、t_f^h、ʃ或ts、ts^h、s，唯精、莊組在一些方言有不同的念法，據此可認為知章組合流的時間比較早。

過去論者都認為早期粵方言呈知莊章組與精組對立的格局，這種看法可以羅傑瑞的一段話為綱領：「雖然廣州話只有一套舌尖前音，但從周圍的方言讀音看，古代粵語有不同的兩套舌尖音，和北方話的捲舌音和不捲舌音相當……（案：指台山、藤縣）把古舌尖前音作舌頭音，把古心母讀作邊音（邊擦音），把古舌面音讀作舌尖前音。這是一種保留區別的方式。」⁵⁵ 這些方言端透定三母發生*t>h/?和*t^h>h，從而引起精組發生*ts>t、*ts^h>t^h的鏈變，⁵⁶ 而定母以平上、去入的區別念h/?或h，可見精組的塞化發生在濁音清化後，而知莊章組當時還未轉化為ts類。桑宇紅也指出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方言字匯》中的廣州音基本呈精組（記作ts類）與知莊章組（記作t_ɕ類）的對立，只有少量莊組字「分化出來讀如精組」，如「梳鋤阻初助數師使士黻讒饒」，⁵⁷表示莊組率先與精組合流，「說明粵語原本一直保持著宋代以來知莊章組與精組聲母對立的模式，其間聲類形式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化，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合一是後來的發展。」⁵⁸

麥耘認為早期粵方言滋絲音的格局為：知組**t^r>*t_ɕ(t_f)；莊組**ts^r>*t_ɕ(t_f)；章組**t_j>*t_{ɕj}(t_{fj})；精類則念*t_θ(t_l)類，相對於三十六字母時期通語莊章組合流為照組念捲舌的*t_s類，早期粵語念平舌的*t_ɕ類或*t_f類。⁵⁹ 另外，麥耘比較客、粵方言梗攝的讀音，指出梅縣有-ian/k和-an/k兩種情況，念-an/k的字部份來自知

念t_f類與精組分立，源於當地客家方言的影響，為「臨界方言」的特色。

⁵⁵ 羅傑瑞著，張惠英譯：《漢語概說》（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頁191。

⁵⁶ 張琨：〈漢語方言中的*t^h>h/x和*t^h>t^h〉，《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65本第1分（1994年3月），頁19-36。

⁵⁷ 實際上高本漢把照組的擦音聲母都記作ʃ，不與塞音、塞擦音同組。

⁵⁸ 桑宇紅：〈知莊章組聲母在現代南方方言的讀音類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31卷第3期（2008年5月），頁109-116。

⁵⁹ 麥耘：〈中古精組字在粵語諸次方言的不同讀法及其歷史涵義〉，《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麥耘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1-24。

莊章組，本來的i介音被捲舌聲母排斥掉。但是廣州古梗攝字的韻母今音念-ɛŋ/k，因此他認為：「客家話的祖語有捲舌音，因而跟北方方言一樣促使i介音消變；而粵方言從來沒有捲舌音（即使其古知照組也曾經是獨立的），不會因此導致這些字變同二等韻。」⁶⁰ 但由於麥氏以「知照組」的眼光統攝「知莊章組」，從這個角度推論廣州梗攝三等的韻母不因精組和知照組分兩類，跟後者沒捲舌化過有關，然而並沒考慮梗攝無莊組三等字，也就是說他這個假設並不涵括能拼莊組的三等韻，所以他的論點並不會成為本文的阻力。

本文對前輩學者的看法不全然接受，我們認為可假設粵方言有過「精：莊：知章」對立的階段。而這種假設其實不會與前輩學者的看法相矛盾：一來，四邑方言莊組三等字的表現與其他粵方言沒有分別，韻母一樣與知章組有別；二來，前輩學者的說法只是指出精組與知莊章有過不同的念法，並不代表知莊章組在再上一個階段不能細分。再者，舊說也無法解釋一些方言止開三今音韻母以精莊、知章組為條件的對立，因為他們都認為精組ts類的讀音從古到今都沒有改變過，而知照組又不曾有別，那麼止開三精、莊組字韻母同讀便不好解釋。

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將這幾組聲母在「合一型方言」裡的發展製成下表：

精	ts	ts	tʃ	ts
莊	tʂ	ts	tʃ	ts
知	tɕ	tɕ(tʃ)	tʃ	ts
章	tɕ	tɕ(tʃ)	tʃ	ts
階段	精：莊：知章	精莊：知章	精知莊章不分	

⁶⁰ 麥耘：〈也談粵方言梗攝三四等韻文白異讀的由來〉，《暨南學報》2013年第4期，頁35-39。

本文基本認同羅傑瑞「二分型」方言是「合一型」方言前身的看法，只是認為在「二分」之前還有「三分」的階段。同時，「二分」的格局應加以細分：「精：莊：知章」>「精莊：知章」>（「精：知莊章」）>「精知莊章」，而「合一型」和「二分型」的不同反映了演變進程。以下從三個方面說明本文對粵方言塞擦音聲母的演變過程的著眼點。

第一點。本文將莊組平舌後的念法擬作ts類，而不是tʃ類的原因有三。第一，考慮到*tɕ-的後續變化在現代漢語方言裡為舌尖（t-或 ts-）和舌根（k-）兩種方向，⁶¹ 從構擬的角度宜參考「通則」。第二，考慮到止開三有以精莊組為條件的變化，考慮到它們都主要接舌尖元音，故認為莊組字平舌後念 ts 類。另一方面劉鎮發、張群顯指出《分韻撮要》「師四使韻」的字只和 ts、ts^h、s 相拼，縱使該書其他莊組字的聲母都已跟知章組合流為tʃ類，張洪年也指出 J.D.Ball 的“Cantonese Made Easy”裡止開三的莊組字都念舌尖塞擦音，皆可證莊組平舌後並未與知章組合流。第三，參考前述桑宇紅所引高本漢的材料，本文反而認為那些例外字音代表莊組有過ts類讀音的階段，是音變的殘餘，因為若認為這些字代表「莊組部分字聲母讀同精組」（即tʃ>ts），似乎不好解釋廣州音系後來統統念tʃ類的局面。

第二點。「二分型方言」雖然都呈「精：知莊章」的對立，但具體內涵並不相同。四邑片的方言由於精組聲母在較早階段塞音化，故後來就沒有再和知莊章組交涉，但其知莊章組的變化則跟其他「合一型方言」無別（即知莊章合流為ts類），故我們認為開平、台山這些方言與「合一型方言」差別僅在於精組有無參加其中，它們變化的起點同樣是「精：莊：知章」三分的格局。而一方面，精組保持滋絲音讀法的方言，反映的是廣州話早期「精：知莊章」的階段。可

⁶¹ 徐通鏘：《語言論》，頁 159-164。

見，「二分型方言」之間雖存在差異，不過它們都是從「精：莊：知章」>「精莊：知章」的格局演變而來。⁶²

第三點。前賢據以說明粵方言有過「精：知莊章」階段的材料，都是記載廣州話的傳教士文獻和清代漢人音韻文獻。⁶³ 我們據此推測廣州話莊組聲母的變化應該是 $t\zeta > ts > tʃ$ ， $t\zeta$ 類後來平舌化為 ts 類，即「精莊：知章」的階段。而莊組字* ts 聲母偏細的音韻行為與韻母洪音的性質不協調，為後來併入了 $tʃ$ 類留下空間，最後演變為上述文獻裡「精：知莊章」的格局。但必須要說明的是，清代一些記錄其他次方言的傳教士文獻多呈現「精莊：知章」的格局，⁶⁴ 它們與那些反映廣州音系的文獻時間相近，可見這是當時粵方言裡並存的兩種現象。⁶⁵

故此，本文認為不必以廣州型的音值統攝全部合一型方言，我們同樣只須假定「合一型方言」經歷過「精莊：知章」的格局，其後各次方言點按自身音系的情況，或精莊組發生* $ts > tʃ$ （念 $tʃ$ 類的方言，如廣州、南寧等地音系可不設 i 介音），或知章組發生* $t\zeta > ts$ （念 ts 類的方言，中山、廣寧，仍有介音），便可解釋它們後續的變化。而中山、廣寧一類的方言知章組 $t\zeta > tʃ/ts$ 的變化，跟 i 介音的消變的速度有快有慢有關，因為 i 介音在粵方言裡未悉數丟失，在韻腹 i 和介音 i 對輔音聲母所起的不同作用下，⁶⁶ 為 $t\zeta$ 類轉為洪細皆宜的舌尖或舌葉塞擦音留下空間和可能。於是音韻行為偏好細音的 $t\zeta$ 類便按各自音系的情況轉化為 $tʃ$ 或 ts ，

⁶² 可見，四邑片方言在較早階段已有不同的變化方向，羅傑瑞的看法和桑宇紅、麥耘的看法互補。

⁶³ 參丁國偉：《1828年至1947年中外粵語標音文獻反映的語音現象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⁶⁴ 陳萬成、莫慧嫻：〈近代廣州話「私」「師」「詩」三組字音的演變〉，《中國語文》1995年第2期，頁118-122。

⁶⁵ 故上文說明演變過程時在「精：知莊章」處加注括號，也不將階段置入表13。

⁶⁶ 何大安：《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頁36。

畢竟tʃ類和ts類的音韻行為接近，這兩類聲母洪細皆宜，但前者偏洪而後者偏細。

67

五、結論

捲舌音變是漢語語音史中非常重要且常見的一種音變，所涉音類除知莊章組外，一些方言裡的精組洪音字、見曉組細音字也逐步捲舌化。⁶⁸ 一般而言，捲舌聲母多見於北方方言，但其實吳語、湘語裡的一些方言現在也有tɕ、tɕ^h、ɕ，也有一些方言知莊章組雖然現在不念tɕ、tɕ^h、ɕ，但可從韻母讀音推測它們有過捲舌音的念法，如上文所舉的梅縣、廈門，在此不厭其煩再舉一例。王力曾指出照系麻韻三等字在上海方言中念o，如「車」念ts^ho，「在這一點上可看出吳方言也曾經過捲舌音的階段，以致影響韻頭i的失落」。⁶⁹ 可見，這種判斷方法在各大方音史的研究中都有用武之地。

然而粵方言的問題在於i介音發生了消變，而大部分方言精知莊章組又合流成一套塞擦音，使上述這種判斷方式「失效」。但所幸的是i介音的丟失在粵方言裡有不平衡的發展，而漢語方言中少見的œ韻腹和三等韻的平行演變也給我們留下線索，使我們推導出粵方言也有過捲舌聲母，而所涉音類只有莊組。也是說粵方言語音史裡有過兩次不同的「i介音丟失」：首先是莊組聲母先使與之相拼的三等韻的i介音丟失，後來又發生輔音聲母後原因未明的i介音集體丟失，兩次的「i介音丟失」重合在粵方言中。這種先後關係可由此推出：莊組三等字當然都應歸入「i介音失落」的類型，但如果輔音聲母後的i介音都是在這變化中丟

⁶⁷ 張光宇：〈重建與演變——比較法在中國一百周年紀念〉，頁 155-156。

⁶⁸ 張光宇：〈漢語方言的魯奇規律：現代篇〉，《語言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8-16。

⁶⁹ 王力：《漢語史稿（重排本）》（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失的話，同一古韻來源的莊組字的韻母應與其他聲母後的一樣，然而現在今音卻有區別，故此本文假設莊組捲舌化較早發生。

我們認為粵方言大面積丟失*i*介音的情況，是近代粵方言發展其中一項重要的發展，廣州話走在最前、最為極端，其他方言陸續跟上，而帶*i*介音韻母數量的參差和拼合的限制反映其進程。這項音變也使粵方言和其他大方言有很大的差別，雖然各點的消變情況有快有慢，但應可考慮視為粵方言的一項音韻特徵。一直以來都有學者認為南方方言受過侗台語的影響，如粵方言有邊擦音聲母*ɬ*和長*a*短*ɛ*的對立，它們都被視為侗台語成分的子遺，故粵方言*i*介音的問題，不少學者也都認為是被侗台語影響的表現，因為*i*介音的大規模消變只見於粵方言，而其餘方言*i*介音的消變都是零星的、不成片的。本文將目前只能歸因於侗台語影響*i*介音消變現象的一部分字離析出來，從聲母影響的角度來解釋它們的消變。

另外，根據前文的說明，我們知道粵方言這四組聲母的合流在百年內完成，目前仍擁有兩套塞擦音的方言點僅有 9 處，⁷⁰ 其餘精組不與知莊章組同套的方言的精組都是塞音，但其知莊章組也都合流，這種音變發生之迅速、涵括範圍之大，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精知莊章組的關係向來都是漢語語音史研究的一個焦點，音類關係複雜、音值變化多樣，例如部分客家方言精莊同讀、山東方言精知莊章組與見曉組的關係，都是研究的熱點。本文基於粵方言內部韻母的比較，以及對早期文獻的爬梳，以*i*介音的有無作為觀察的窗口，對精知莊組的變化提出新的假設。

⁷⁰ 劉磊：《廣西勾漏片粵語語音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5年），頁4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陳彭年等，余迺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

二、近人論著

丁國偉：《1828年至1947年中外粵語標音文獻反映的語音現象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中國社科院語言所：《方言調查字表（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1987年。

王力：《漢語史稿（重排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言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王福堂：〈廣州方言韻母中長短元音和介音的問題〉，收入氏著《漢語方言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第二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白宛如：〈廣州元音變化舉例〉，《方言》1984年第2期，頁128-134。

_____：《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

伍巍：〈粵語〉，《方言》2007年第2期，頁167-176。

- ____：〈一百年來廣州話止攝韻母讀音演變研究〉，收入氏著《方言研究集稿》，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3-59。
- ____：〈粵語語音特點的討論〉，收入氏著《方言研究集稿》，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7-26。
- 朱曉農：〈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中國語文》2004年第5期，頁440-451。
- ____：〈元音大轉移和元音高化鏈移〉，《民族語文》2005年第1期，頁1-6。
- ____：《語音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何大安：《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
- 余靄芹：〈粵語方言分區問題初探〉，《方言》1991年第3期，頁164-181。
- ____：〈粵語研究〉，《語文研究》1998年第2期，頁42-50。
- 辛世彪：〈濁音清化的次序問題〉，《海南大學學報》第19卷第1期（2001年3月），頁12-17。
- 李玉：〈平南話同音字匯（上）〉，《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第4期（2008年10月），頁108-111。
- 李新魁：〈粵方言語音特點探論〉，《廣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頁140-160。
- ____：〈數百年來粵方言韻母的發展〉，《學術研究》1990年第4期，頁70-76。
- ____：《廣東的方言》，廣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李榮：〈關於方言研究的幾點意見〉，收入氏著《語文論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21-38。
- ____：〈我國東南各省方言梗攝字的元音〉，收入氏著《方言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130-141。
- 侍建國：〈從廣東境內i介音分布看近代粵語音變〉，《語言研究》2002年第3期，頁79-84。

- 邵慧君：〈論粵方言i、u介音韻母——由粵西方言說起〉，《暨南學報》2010年第6期，頁116-122。
- 施其生：〈廣州方言的介音〉，《方言》1991年第2期，頁119-125。
- 徐通鏞：《語言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 桑宇紅：〈知莊章組聲母在現代南方方言的讀音類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31卷第3期（2008年5月），頁109-116。
- _____：〈中古知莊章組字在現代方言中的擦音游離現象〉，《語言科學》第4期（2010年7月），頁416-427。
- 高本漢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 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2006年第4期，頁346-358。
- _____：〈漢語方言的魯奇規律：古代篇〉，《中國語文》2008年第4期，頁349-361。
- _____：〈漢語方言的魯奇規律：現代篇〉，《語言研究》第28卷第2期（2008年4月），頁8-16。
- _____：〈重建與演變——比較法在中國一百周年紀念〉，《語言學論叢》第50輯（2014年），頁138-166。
- _____：《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臺北：五南圖書，2016年。
- 張洪年：〈21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暨南學報》第24卷第2期（2002年3月），頁25-40。
- 張琨：〈《切韻》止攝字遇攝字在現代粵語方言中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61本4分（1992年），頁943-966。
- _____：〈漢語方言中的*t^h>h/x和*ts^h>t^h〉，《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65本1分（1994年），頁19-36。

- 曹志耘、王莉寧：〈漢語方言的韻母分調現象〉，收入曹志耘：《曹志耘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83-95。
- 莊初升：〈連州「四會聲」中古精莊知章組今讀的類型和層次〉，《暨南學報》2011年第6期，頁99-103。
- 陳忠敏：《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陳萬成、莫慧嫻：〈近代廣州話「私」「師」「詩」三組字音的演變〉，《中國語文》1995年第2期，頁118-122。
- 麥耘：〈廣州話介音問題商榷〉，《中山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頁66-71。
- ____：〈粵方言的音韻特徵——兼談方言區分的一些問題〉，《方言》2011年第4期，頁289-301。
- ____：〈中古精組字在粵語諸次方言的不同讀法及其歷史涵義〉，收入氏著《著外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麥耘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1-24。
- ____：〈也談粵方言梗攝三四等韻文白異讀的由來〉，《暨南學報》2013年第4期，頁35-39。
- 彭小川：〈粵語韻書《分韻撮要》及其聲母系統〉，《粵語論稿》，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5-23。
- ____：〈粵語韻書《分韻撮要》及其韻母系統〉，《粵語論稿》，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4-36。
- 覃遠雄：〈平話與粵語古莊母的特殊讀音〉，《方言》2008年第4期，頁340-349。
- 湯翠蘭：《四邑方言聲韻初探》，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 黃家教：〈廣州話的œ〉，《中山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頁127-128。
-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詹伯慧、張日昇：《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87年。

- _____：《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 _____：《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
- 詹伯慧等：《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
- 趙彤：〈粵方言語音史的幾個問題〉，《語言學論叢》第52輯（2016年），頁26-40。
- 劉勛寧：〈古入聲在清澗話中的分化與廣州話的長短入〉，《現代漢語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73-90。
- 劉磊：《廣西勾漏片粵語語音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5年。
- 劉澤民：《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語言所博士論文，2004年。
- 劉鎮發、張群顯：〈清初的粵語音系——《分韻撮要》的聲韻系統〉，《第八屆國際粵方言學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06-223。
- 劉鎮發：〈從方言比較看廣州話梗攝開口三四等字文白異讀的由來〉，《方言》2007年第4期，頁311-318。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 謝建猷：〈南寧白話同音字匯〉，《方言》1994年第4期，頁286-303。
- 羅傑瑞著，張惠英譯：《漢語概說》，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

